

我最開始意識到自己有些不對勁的時候是 1998 年元月，我夜間覺得十分煩熱（但沒有盜汗），常常得用冰袋環繞頸部才得以入睡。我以為這可能就是更年期綜合徵……那時我 54 歲。與此同時，我左頸部出現腫塊，右邊也與左邊對稱地出現另一個腫塊，這種情形持續了 10 年。但除此以外我自覺還好，直到 1998 年我去看我的內科醫師，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。他觸摸左邊腫塊（這個腫塊已經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了）說：“我觸摸這個腫塊的感覺不好……可能是腫瘤……妳該做一個活檢。”我當時完全不知所措，我很清楚他的話意味着什麼，我可能得了癌癥，因為我知道癌癥得 7 種警戒信號是什麼，而腫塊是其中之一。然而我卻沒做活檢，而是帶瘤過正常的生活，因為我覺得自我感覺正常，這腫塊不大可能嚴重到是癌癥的地步。我希望我得的病隻不過是某種感染而已，于是我去保健品商店嘗試自己治療。我從保健品商店買了些 red root 得醇提物以及 stillingia 治療重大的腺體和調節免疫機能。沒用多久我得病情就爆髮了。在接下來得幾個月中，我髮現好幾個新的小腫塊。我這時意識到我“自我治療”使我得病情更糟糕。那時，我覺得去找劉紅火醫師 (Dr. Helen Liu) 作針灸治療。她給了我一些治療頸部腫塊的中成藥和針灸治療，而我沒有按照她的建議服用這些中成藥，隻是偶爾服用一點，但針灸治療我是一直在做。直到有一天劉醫師告訴我，在醫生明確診斷以前她對我的病沒有什麼更好的治療方法了。因此，我有好一陣子沒去她那裏。我覺得害怕，但卻沒去看我的醫生。隨着日子的流逝，我對自己的病變得更有警覺。1999 年 12 月，我得了感冒，但我卻仍然扮演自己的醫生這個角色。我自做主張用一種超強的醫用蘑菇液體提取物來幫助我的免疫系統。回想起來第二天我差點昏過去了，因為圍繞着我的頸部和耳后，滿是新生腫大的淋巴結。那時，我完全瘋了。2000 年元月，我的聲樂老師（我是一名歌唱演員）提醒我說，淋巴結腫大可能會是過敏引起的。于是我去看過過敏專科醫師，讓他給我作全麵檢查和皮試等。其中一項檢查是全套血球計數和分類計數，結果我根本就沒有什麼過敏，但在 3 月份的一個早晨，醫生給我打電話，妳的血液檢查有問題，妳可能患有**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癥 (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, CLL)**，但這是良性的，我們會給妳重新檢查一次，以防萬一。白血球計數為 2 萬，比正常的高出 10 倍，我簡直是又要髮瘋了。醫生告訴我說我有白血癥，但卻是良性的，怎麼可能呢？于是我上網（正好此前的一個月，我學會了上網），髮現這種病不僅不是良性的，而且可能在 5—10 年內導緻患者死亡。後來，我看到的一些文章說，有些人可以終生帶病存活，這讓我平靜了一些。讓我快速進入正題……後來的兩次驗血報告，我的白血球仍然很高，這讓我真的變的神情恍惚了。4 月份時，WBC 升到 2.5 萬，我的內科醫生將我轉到血液科/腫瘤科專科，**我的 CLL 診斷是在 2000 年 5 月 24 日明確的**。從那時起，為了將 CLL 消滅掉，我嘗試了無數種替代療法。在一個以營養療法為專業的 MD 的幫助下，我禁食了很長一段時間……我整整一週不進固體食物、二週未進碳水化合物、用了 Sonne 的洗腸劑、咖啡灌腸以及食用各種果汁。這些還不是我嘗試過的一切，為了攝入一些苦杏仁苷，我還試過食用杏仁。我幾乎完全改喫有機食物。我掉了許多體重（最初掉了 30 磅，從 167 磅掉到 137 磅），我看起來健康了一些。我還試過蜂膠 (bee venom)；我還去過有醫治恩賜的教會，還有過一次神蹟。我嘗試這樣和那樣的方法，我運動、禱告、飲用大量的水，等等等等。我脫離了腫瘤科醫生，從 2001 年 5 月起，我未見任何腫瘤科醫生。我對自己說：“什麼

鬼東西，我得了 CLL，又怎麼樣呢？反正這種病進展不快。”直到 2002 年元月，我因膽結石髮病而去急診室，我才知道我得 CLL 有多么糟糕。他們按常規自動的給我驗血，結果我的**白血球高達 9 萬**。外科醫生差點切掉我得膽囊，但我說：“等一會，我有 CLL，我需要聽取一下腫瘤科醫生得意見。”他們給了我一些抗生素把我送回家（我現在膽囊沒有什麼問題，最近才有次膽絞痛把石頭排出來了）。我開始到 Johns Hopkins 醫學院的 Dr. Ian Flinn 那裏看病，他對我很好。總之，上帝一直是恩待我，我的 CLL 從 2002 年元月到 2004 年 5 月，一直處於相對穩定狀態，**白細胞計數在 61,660(2002 年 5 月)到 118,570 (2004 年 5 月)之間波動**。我每 3 個月作一次檢查，白細胞平均在 90,000 左右。什麼是我病情還算穩定的原因呢，每個人的猜測會不一樣。但即使如此，Johns Hopkins 醫學院給我的正式報告上卻說我的病情是在“緩慢進展”。從我 2000 年確診為 CLL 的一年後，我回到劉紅火醫生那裏作針灸治療。我深信她給我的治療是我病情穩定的因素之一。有天，她嚮我推薦她在中國的同事，就是田路加博士，一個用中藥治療腫瘤的專家。我將信將疑，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，而且我的 CLL 又穩定，我覺得根本沒有必要急着去見他。但最終我還是改變了主意，因為我的 CLL 從來沒有真正改善過，而且我還有疲乏的癥狀。**我問自己：“我會失去什麼呢？不就是中草藥嗎？”**就這樣我用了一年的時間才決定去見田醫師。我完全被他淵博的知識和開明給鎮住了，他花了很多時間耐心回答了我的每一個問題。起初，我服用的是一種小小圓圓的中藥丸。但有一天田醫師興衝衝地告訴我，他可以為我特制他自己的處方，由專業的中藥制藥廠制作。他當時是如此地興高采烈，完全打消了我的疑慮。我在今年 6 月開始服用路加 **CLL 專方**，但我仍然一如既往的非常小心。按處方我本來應該每天服藥 3 次，我卻在最開始的時候隻喫一次或兩次，過了一個多星期以後我才開始每天服用 3 次。我開始信任田醫師了，因為我終於明白我別無選擇，因為我有急切而又強烈地願望要擺脫 CLL 的纏繞。再加上我自己花大量的時間研究 CLL，與其他的 CLL 受害者進行交流。結果，我對田醫師的信任沒有變成枉然。在 9 月底我拿到了我的血液檢查報告，那時距我開始服用路加 CLL 專方才幾個月，我完全被這巨大的喜悅所震驚了：**5 月份我的白細胞計數為 118,500；而現在是 69,200，降了將近 50,000，在過去的 2 年又 3 個月的時間裏，我的白細胞計數從來沒有這樣低過；我的淋巴細胞絕對計數降了一半多，5 月時是 116,199，但現在隻有 56,744 了；**淋巴細胞的百分比從 98% 降到 92%；我的紅細胞從 3.89 升到 4.04；血小板從 197 升至 222；中性粒細胞（好的白細胞）從 2,371 升至 3,460；其它的血液學指標也都有改善。與此同時，在 9 月中旬我驚異地髮現，**我左腋下巨大的腫塊縮小了很多**；長期以來，我一直覺得自己腋下象夾着一個網球一樣；當我穿緊身 T 恤衫時就很顯眼。而今這種感覺完全沒有了。我左側腋下的腫脹也在減輕，腹股溝的腫脹也消失了，效果非常明顯。然而頸部的大部分淋巴結沒有改變，僅稍微縮小一點。田醫師告訴我，這些腫塊需要稍長一點時間才會消退。我想是因為這些腫塊最先出現，也自然會最后消退。而在 10 天以前（10 月中旬），我驚奇地髮現，我的呼吸和吞嚥要比以前輕鬆自然多了；我找來一個手電筒，對着鏡子查看食物進入的咽喉部，我髮現那裏寬大了一些，我不禁為之驚嘆。綜上所述，我朝着治癒方嚮的進展的確是很神奇；我堅信這種趨嚮定會持續下去，我的 CLL 將不再會是我的問題，我終於從一個噩夢裏醒了過來。

Ellen Rhudy
October 25, 2004